

## 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叠印

从淮海路搬到静安寺近半个世纪了,还是“养勿家”,就是看场电影,也必定舍近求远只奔国泰电影院,一是与淮海路亲近亲近,顺便去旧居走走,二来现在的淮海路,只有国泰电影院的外观还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模样。

如步行,就沿常熟路走,淮海路转弯,经汾阳路、襄阳路、陕西路,到茂名路国泰。如坐车,则是45路或94路,乘两站……先到陕西南路地铁口下面的麦当劳,买一杯咖啡一包薯条,穿过地铁大厅往前,从茂名路出口出来,马路正对面就是国泰电影院。看完电影,沿淮海路往东,走到思南路口,旧居就到了,进弄堂兜一圈,看看老弄堂和自己住的四号楼,邻居的门是不敢敲的,已经不知道住的是谁了。顺便上个卫生间,弄里这个公共厕所,我住的时候就在,半个多世纪岿然不动,毕竟,再现代化,人的生理需求是不变的。

下一站是陕西路口的巴黎春天地下一层,老地方,萨利亚,简单而实惠的西式快餐,奶油蘑菇汤加披萨或者意面。再出来,天就黑透了,淮海路华灯初上,车水马龙,行人匆匆,街边商店像一家家冒出来似的,齐齐闪着霓虹灯。走在现在的淮海路上,常常会回想当年的淮海路,这里原来是家什么店,这家店现在还在,当年是什么样子……好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互相叠印。

我是1955年随从南京部队转业来上海的,淮海路思南路口这条弄堂,曾是市文

## 黑白照片中的淮海路

·王安诺·



在淮海路房子的院子里。左起:茹志鹃,王安忆,王安诺,王啸平



作者在居住多年的“小花园”留影



左起:表妹,王安诺,王安忆

化局的宿舍,很多文艺界名人,如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,京昆表演艺术家计镇华,滑稽戏演员王双庆、吴媚媚等,都是我的同弄邻居。弄口有个小花园,小花园后面一幢红砖房子就是我读书的淮海路小学,这幢楼里还住着居民,学校教室、教师办公室,东一间、西一间,分散在楼里,有的与居民相邻。

当时的淮海路两侧都是二三层、三四层的楼房,临街是商店,商店楼上和后面是居民住房。路两侧的梧桐树茂盛却不高大,走在淮海路上,一眼望去,天空是宽广而辽远的。

## 过日子的好地段

长春食品厂就在弄堂斜对面,最初,名叫红旗,卖糕点糖果熟食还有水果,水果放在一格格木框里,顾客挑选好,营业员放在盘秤上秤,秤好后用厚厚的牛皮纸袋装好。妈妈经常去买一种国光苹果,个不大,又脆又甜,这品种现在没听说了。

那时淮海路有不少一开间两开间门面的小烟纸店,迎门柜台上放着一排口朝里的长方形玻璃瓶,装着盐津枣、话梅、咸橄榄、伊拉克蜜枣等零食,店

主用小勺舀出来用马粪纸包成三角包,三分、五分一包,一角钱就可吃得很丰盛了。我在茂名路复兴路口的红星中学(现叫清华中学)上学,同学都住在淮海路一带,顺路叫上几个,一颗咸橄榄能津津有味地含一路。

附近有绿野、复兴、宝大、蓝村等中西式饭店,20世纪60年代,我在弄口的淮海路小学读书,放学时,保姆常常等在校门口接我到对面饭店排队吃盖浇饭,米饭上盖着荤素菜浇着汤汁,吃起来很煞渴。父母还常带我们去复兴、宝大(现在是红房子所在地)吃西餐,色拉、猪排、罗宋汤……就餐券不够用,就向人讨或买,我们的口福全靠母亲的稿费维持。每月月底,带我们去陕西路淮海路口的工商银行取钱,再过马路到对面的万兴食品厂买糖果饼干,万兴隔壁是美心酒家,粤菜,蚝油牛肉味道鲜美。淮海路近瑞金二路有一家单开间门面的咖啡馆(好像还卖排骨年糕)一排座,母亲买两杯咖啡,慢慢品着,看我和妹妹把配咖啡的牛奶喝下去。

弄堂斜对面有一家新华书

店,还没上学,母亲就常带我们去买书,一本本书是平放在玻璃柜台里和店员身后的书架上的,有连环画,也有大一些的图文并茂的图书,看中哪本由店员取来给你。母亲亲自挑选,买回家先要求自己看图理解,讲给她听,然后再翻着书细细讲给我们听。上学后认字了,就让我们自己看。

淮海路瑞金路口的泰山文具店,是我喜欢去逛的地方,主要去看钢笔,那时,读到四年级才允许用钢笔写字,各式各样的钢笔就很让我眼馋,觉得能用钢笔写字是长大的标志,有的人还把亮闪闪的钢笔别在上衣袋里,很神气的,所以我盼着快念四年级。

淮海电影院隔条成都路在我家东面,国泰电影院隔条瑞金路在西面,看电影几乎就在这两家影院。淮海电影院现在没有了,但是给我印象更深,20世纪60年代,越剧《追鱼》上映时,我家保姆是徐玉兰、王文娟的戏迷,清早带着我来排队买票,买票队伍长得尾巴甩到成都路转弯,而且一人限买三张。还有一次是跟妹妹两人来看电影《夜半歌声》,正值夏天,

放映厅门口大箱子里堆着纸板扇供观众取用,我和妹妹也一人拿一把,这扇子后来派上了别的用场,金山饰演的宋丹平毁容后出现时,我们吓得躲在扇子后面,从破纸洞里往外偷看。那时流行苏联电影,父母喜欢,也常带我们去看。

## 淮海路上女孩的骄傲

那时候的淮海路是上海一个充满烟火气、过日子的好地段,如果说,现在的淮海路是个打扮光鲜,现代化气息浓郁的时尚女郎,半个多世纪前就是个质朴而实惠的小姑娘。复兴公园、襄阳公园如今还在,当年我们去玩总要带着小桶小铲,去沙坑造房子做蛋糕;长春食品厂、全国土特产商店、益民百货还在,门面和装潢富丽堂皇了许多;大方绸布商店、泰山文具店、淮海电影院、新华书店、小烟纸店等消失了,现在是大商场、名牌钟表店、名牌服装店,最后一次去旧居是四年前,我住的四号楼已成了高档而小众的会所……

我一个住乐安坊的同学从深圳来沪,要我陪她去淮海路逛逛,顺便去乐安坊以及她出生的襄阳公园隔壁,现在是食品商店的楼上看看。虽然去深圳30多年,但她心里仍保留着淮海路上女孩的骄傲,“淮海路上的女孩就是不一样,”她说,“外地人来上海去南京路,懂经的上海人才知道,上海最值得去的路段还是淮海路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淮海路变了,今后还会不断变。但是,在这条路上走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我,印在脑海深处的淮海路,仍是那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。(摘自《漫步淮海》)

## 单位组织集体春游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春游的形式多种多样。有的单位组织参观工厂,访问农村;有的单位组织游览名胜古迹、著名的风景区,欣赏自然风景和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遗迹;还有的单位会开展登山、骑车、射击等体育活动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1955年4月16日《小学生春游动物园》报道,6000多名小学生像一群小旅行家一样,带着干粮袋,拿着小望远镜、小手风琴、皮球和小鼓,在北京动物园里愉快地度过了一天。

由于公共交通不够发达,城里的公园因为路途较近最受人们青睐,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春游的最佳选择之一。据《北京日报》1958年4月14日《文化宫里处处欢乐 数万职工假日春游》记载,近20万平方米的古老园林里,处处是游人。许多职工扶老携幼挤进柏树林中临时布置的露天表演场,观看京剧、评剧和曲艺演出。上千青年职工参加了轻音乐舞会。石景山钢铁厂和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

等单位的一些工人,也乘车进城来游园。

当然,骑自行车和徒步春游也别有情趣。有的单位因为人多,组织春游时会让大家分头行动,比如一部分人骑车、一部分人徒步,然后在目的地会合。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,春游的人越来越多。慢慢地,每当春季到来,市公共汽车公司就会在周末临时增开直达颐和园、香山、十三陵的线路,铁路部门也为市民开通了前往八达岭、西山和官厅水库的列车,方便人们出游。

## 游览车辆持证出行

20世纪80年代,旅游业兴起,北京迎来春游高峰,有单位组织的集体春游已达到百人以上,仅1981年上半年,游客量就达到56万人次,比1979年全年游客数增长了50%。

由于各单位组织的春游活动逐年增多,时间大都集中在四五月份,而一些游览地区沿

## 犹忆当年踏青时

·贾晓燕·



1954年,到长城春游的年轻人

途道路狭窄,停车场容量又有限,经常造成交通拥堵,甚至发生交通事故,为此,1983年,市政府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,要求各单位一般不要派车组织春游活动。凡组织职工乘坐大轿车、旅行车去八达岭、十三陵、潭柘寺、颐和园、香山、八大处、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等地游览的,一律要到交管部门领取春游车证,交管部门按照实际情况从严发放车证。

从那以后,春游车辆持证出行的制度执行了好多年。几乎每年,交管部门都会通过本报发布通告,提醒相关单位为车辆办理“春游证”,这种管理



1962年,在颐和园春游写生的学生

方式对于交通安全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。就拿1993年来说,当年按规定办理春游证的汽车有27万多辆,没有发生重大交通死亡事故。

## 家庭化个性化春游开始流行

20世纪90年代,京城交通快速发展,通往郊区的公交车、旅游专线车逐渐增多,小轿车也开始走入家庭。由单位组织的集体春游越来越少,家庭化、个性化的春游流行起来。

1995年5月6日、7日是正式实行五天工作制后的第一个双休日。那两天,北京城里的人们或和朋友报名参加旅行团,或

举家而出,纷纷到京郊春游。仅大兴、昌平、顺义、密云、怀柔、延庆、平谷的主要旅游景区,就接待游人20余万人次。

1996年,通县徐辛庄推出了一项劳动休闲活动,即向城里人出租菜田或承包果树,这种有别于传统春游的方式一经推出,很多城里人倍觉新奇好玩。结果,客人络绎不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春游的新花样层出不穷。据《北京日报》1999年4月10日《远足踏青》报道,大好春光,有本儿无车的市民李京,早就规划好了租车旅游的路线,租了辆富康车,和几个教练场上共同操练的车友一同去踏青;酷爱花木的市民张扬听说云南昆明“世博会”已有许多场馆开放,便迫不及待报了旅行团飞春城。

进入新世纪,北京人春游的脚步迈得更大了。2001年3月,京铁国旅推出了前往福建、云南、张家界等旅游地的几趟远程春游专列。2002年3月,位于东交民巷的中旅出境部报名大厅里的人乌央乌央的,多数是打算去东南亚春游的游客。

(摘自4月6日《北京日报》)